

<p>參賽類別</p>	<p>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台語散文組</p>
<p>作品名稱</p>	<p>自慰</p>
<p>「我記得她，她的名字叫君樂，我和很多人說起過她，那些人中的有一些人下一句就會問起她的全名。</p> <p>『就叫君樂。』我說。</p> <p>他們說沒有人會叫君樂，我聽一聽，覺得很有道理，但過了這麼久，我還是只知道她叫君樂。」</p> <p>「我愛您。</p> <p>我愛您猶如疼惜半身，猶如自言自語，也猶如獨行在林蔭之下乍聞心聲。</p> <p>而我跨越千山萬水，只為了再見一面。」</p> <p>許覓打開抽屜，想了想，還是把信紙拿回桌上用力壓平，薄薄一張皺的像是被擤過的衛生紙，上面的字被暈開又乾，已經看不太清楚了。他的動作很重，卻又很小心，然後挫敗地發現根本沒辦法讓它變回原樣了。</p> <p>從醫院回來已經過了三天，他出了車禍，醫生說可能是撞到頭的關係，有些事情會記不清楚，因此他知道自己出了車禍，卻想不起來是因為什麼原因。回到家之後又在別人嘴裡聽到似乎是蠻嚴重的車禍，他能活下來並且甚至幾乎毫髮無傷真的是神蹟。</p> <p>幾個朋友約好了輪流來照顧他，美其名曰照顧，但其實根本是找個名義來他家吹冷氣，幾個人每天漢堡、炸雞、火鍋輪流來，只有他一個人在旁邊吃著白粥，悲憤交加，他想把人趕出去卻一直失敗。</p> <p>我有女朋友，我讓她來照顧我就好了，他說。</p> <p>哪來的女朋友，醒醒吧，你只有右手。他們一群人嘻嘻鬧鬧。</p> <p>許覓放棄和眼前的信箋奮鬥，最後還是把它扔進抽屜裡。第三天了，他的女朋友失蹤，已經第三天了。</p>	

許覓在出車禍前偶爾會聊起他女朋友，他和對方是遠距離，但是感情很好，固定一段時間會見一次面。許覓自己是整天窩在實驗室裡的苦命人，周遭都是忙到腳不點地的同學，談戀愛在這種生活模式底下已然是種奢侈，分分合合是常態，不是和同一個領域的人在一起很少有能走長久的，哪怕是能互相理解，任何一個出國的計畫都可能拆散所有。

許覓的一個學長在女朋友出國前和對方求婚，最後卻被回絕了，傷心欲絕，拉著許覓說了一晚。天濛濛亮時兩個人都有點神智不清，學長背靠著沙發腳，看著許覓住處落地窗外的盆栽發呆。

「你們這樣其實蠻好的。」學長最後只說了這句話。

許覓那天還要回學校找教授，正從廁所洗完臉剛回來就聽見這句，想了想，點點頭，也承認了。他和女朋友一年到頭本來就見不到幾次，要出問題的話早就出了，既然能談這麼久，許覓自認為兩個人彼此還是有一點默契，做什麼、不做什麼，又譬如哪些事可以問問對方意見做參考，哪些自己想好決定就是決定了。這幾年下來，許覓嘴巴上不常說，但是其實一直很感謝老天爺給他這麼一個靈魂伴侶，每次進廟拜拜有餘力都會多投一點香油錢。

唯一的缺點可能是「醒醒吧許覓，你沒有女朋友」就這樣成為了實驗室裡的一個梗。

許覓想到這裡就一陣煩躁，他癱在沙發椅背上，看著天花板，心想，我知道她，她叫君樂。她吃芭樂喜歡吃芭樂籽、假日會花一個下午去游泳、發呆的時候會咬手機，我通知道。我甚至知道她笑起來的時候眼神會往左瞥開，虎牙會微微露出來；而我說了什麼她不認同的話，她會挑眉，眼神朝下，嘴角也朝下點。

天花板上有蜘蛛網，絲線老舊積灰，許覓搬過來這個住處已經有三年了，君樂幫他分了一半的房租，為了這件事他們甚至爭執過一段時間，許覓覺得自己有能力負擔，雖然可能比較吃緊一些，但是也不至於需要讓女朋友來幫忙。就在許覓現在躺著的沙發上，君樂當時就坐在上頭，沒有反駁什麼，低著臉，等到許覓把話都說乾淨了，那種塞滿整個空間的躁意化掉一些，才開口說她只是有點想跟著一起在這裡生活。

許覓後來沒再多講，只是每個月都會多放一筆錢去另一個帳戶。他不去預設那個帳戶裡的錢可以拿來做什麼，單單只是覺得也許君樂要辦婚禮的話，有點閒錢或許多少能讓婚紗或餐廳的選擇更多一點。

將君樂理所當然地規劃進自己的未來就像在私人小島上裸泳，擁有她讓他像擁有巨大財富一樣充滿自信，他在她面前像赤身裸體，髮絲在擁抱時交纏，如此貼近，所有對應外在的保護殼層都可以脫下，伸出手就觸摸到靈魂。他自在愜意，又暗自期待也許有一天會被發現，不喜歡或不擅長說出愛意的那些人，也許都和許覓一樣，鋪陳了那麼久，短幾天長幾年，等待的就是裸奔的自己最終被發現的那天。

人是由他人的碎片構築而成的，分離的痛苦不在於失去他人，而在那同時意味著拆解一部份的自己，被別人填補的時間、思想、記憶都要生生撕下，人生百年匆匆，誰有閒情逸致擔憂自己以外的？許覓在只有自己一個人的屋子裡發抖，那些被拆掉的部分，血肉模糊的地方，要花多少的時間和成本才能填補回來？會不會最後還是一樣的結局？誰知道，所以說真愛都是屬於那些真的幸運，或真的充滿勇氣的人。

他在沙發上哀號，抓著自己的手臂，指甲刮過皮肉留下粗略的紅痕，人走過是會留下痕跡的，六年，整整六年，君樂在許覓的大腦裡佔地為王，本人卻突然消失地一乾二淨。車禍後許覓嘗試了所有辦法，都找不到對方的聯絡方式，他找遍了所有社交軟體，他甚至打電話給手機通訊錄裡的「君樂的媽媽」，也打算開車去她的住處，地址輸入，導航系統卻顯示沒有這個地方。就像是世界吞沒了一個人，所有和她相關的資料，通通不見了。

他甚至開始懷疑，究竟他是被拋棄了，還是她真的只是他編出來騙自己的一個謊。

車禍後究竟是他撞壞了腦袋，或是一場自欺欺人的夢境終於醒了。

大概五、六年前，在許覓剛上大學的那一年，開學前家人特地開車北上陪已經搬到宿舍的他再吃一頓飯。那年的熱浪逼得人走路都要頭暈，他走過馬路，就像所有最普通的大學生一樣，背著後揹包，汗流浹背，滴在馬路的瀝青上就蒸成水氣。一隻鴿子走在斑馬線的外圍，許覓被人流推著走，他心想鴿子看上去不會飛，抬頭又看紅綠燈只剩二十秒，猶豫的過程裡，人流把他安然遞送到了對岸。

然後他回頭，看見一個女生逆著人群走到鴿子邊，微微低下身，輕輕把鳥揮趕到人行道，然後直起背，轉身就走了。

不甘在那瞬間吞沒了許覓，許覓的家人在旁邊喊他，他才回神，再轉頭一看，那個個子高挑，像籤筒裡神賜的那支籤的女孩已經消失了。他小跑幾步到馬路邊，紅燈亮了起來，轟鳴而過的汽機車截斷了他的視線，他腳步停下，心想對方應該是同學，不同系沒關

係，學校很小，再見到的機率可能比校地面積還大。

然而他們之後很久都沒有緣分，真的再見的時候，卻是在學校旁邊的附設醫院。

準確地來說，是在附設醫院外面的馬路。許覓那天中午就沒課了，準備走去坐公車回宿舍，他走路喜歡走兩步就看一下天空，天氣好的時候會有一種遼遠的感覺，人好像掉進半空中，他很喜歡。甚至當車子直直朝他撞過來的時候，他一瞬間想的也是，真的被天空吸走了。

那天是他和君樂第一次近距離接觸，第一次就深入骨血。後來君樂陪他去掛急診，沒出什麼大事便沒有報警，不如說，當君樂跳下車，拔掉安全帽到他身邊，邊查看邊打算立刻找警察，許覓當下什麼也沒想，立刻就喊了一聲：「等等！」

在她愣住的時候，他甚至跳了起來，原地繞了兩步，一癱一拐，試圖證明自己真的沒事。許覓喘著氣，因為疼痛，五官緊緊繃著，還要硬著嘴說沒事。君樂見狀愣了一下，像是明白了，就收起了客氣的樣子，叫他閉嘴，然後把人直接送了急診。

他們就這樣認識了。

君樂那天是為了閃突然換車道的車子才出的車禍，他們擠在附設醫院外吃東西，那時候急診旁還有可以吃東西的地方，他們倆窩在一間店裡面吃乾炒麵條，邊吃邊聊，許覓其實不在乎君樂撞到他這件事，但還是對君樂會騎那台帥氣過頭的檔車感到好奇。

「哈哈，看起來很帥嗎？其實才剛學騎沒多久而已。」

「真的蠻帥的，怎麼會想學這個？你長得就像會去學吉他的樣子。」

「聽起來都很像討女孩子開心的東西，我在你眼裡這麼 gay 嗎？」

「不是.....」許覓心想，她不像會分不清單字用法的人，那她可能單純就是懶，或者真的是，避諱著不想說，也有可能其實她比我還懂，我才是不懂說法的那個。許覓也是那時才意識到自己其實也是一個會想很多的人。

「開玩笑的，」君樂灌了一口桌上的麥茶，哈了一聲，「我朋友讓我上大學別讓男生載，這個年紀的男生很少有能把檔車騎好的。」然後她身體前傾，手撐著頭：「所以我就自己來騎了。」

她的眼神從桌子移到許覓臉上，許覓則艱難地把視線從對面擠壓桌緣的胸前曲線拉上

來，對視了 0.5 秒後，兩個人忍不住一起神經病似地大笑了起來。

然後許覓邊笑邊說，所以要載你上馬路起碼得檔車以上才行就對了。

「我可以和你一起走人行道啊。」

「然後一起被不會騎檔車的女生撞飛嗎？」

「你很煩啊！」君樂踹了他一腳，哭笑不得地說：「性別歧視！我再一陣子就熟了啦。」

那間店不大，除了他們兩個以外就是團練結束的系隊，君樂和其中幾個打了招呼，後來才知道那是泳隊的人，君樂順勢提到了她平時週末也都會去游泳，一來二往就剛好和幾個假日去練秒數的人認識了。他們自然聊起了週末、食物和旅行這類的話題，鬧哄哄的店，他往後即使和她一起度過了別的季节，每次一想到她，腦袋裡第一時間冒出來的還是夏天。

後來君樂陪他坐公車回宿舍，也是在那一路說起她很常也很喜歡去泰國。許覓從小家裡經濟條件就不太好，沒有出過國，因此他對這個話題沒有共鳴，但是君樂卻有辦法把她的旅程說得很有趣，他聽得很開心，說起坐快艇被運河的髒水潑到一身濕的時候，他也跟著一起笑，好像他自己也看到了運河上的白橋，橋後的山，山頂隱隱露出的金色寺頂尖。

最後在宿舍樓下，許覓的室友已經在一樓等他，看到許覓到了就走出來，從君樂手上接過許覓重達五公斤的書包，沒有心理預期，差點直接把包落到地面上去。君樂和許覓的室友隨口聊了兩句，就轉頭和許覓說，以後有機會一起出國吧。

許覓應好，然後和室友上了樓。

學校的樓梯上偶爾會有人坐在那裡談人生、理想、風花、雪月，藉此逃離一下艱苦的人世間。許覓和學長坐在一個太陽照不到的角落，學長從懷裡摸出一小包鱈魚香絲，用眼神詢問許覓的意願，卻得到了來自學弟的無視。

學長無所謂地收回手，自顧自拿出一條地嚼了起來。他們眼神放空，面無表情甚至有點呆滯地望著前方，前方是陽光遍地灑落，偌大的校園空無一人，連一隻狗也沒有。

「學長你知道桶中之腦這個理論嗎？」他偏過頭，直視著學長充滿疑惑的眼睛問道。

「你說我們實驗室裡的那堆嗎。」

「我這段時間一直在想，會不會我其實只是一顆大腦，就和實驗室裡的那些一樣，只是世界太逼真，或者說我太遲鈍，才會沒有意識到。」

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只是你想像出來的幻想朋友？你的打工、你的學分、你的論文通通都是你自找麻煩？」

「是。」許覓在心裡默默地補充，但其實我不在乎學長你是不是我的幻想朋友，我只在乎君樂會不會真的和我的右手共用同一套基因序列。

「但按照邏輯，我們是不能知道的。」

「不，人是不能憑空生出自己不知道的東西的。」

許覓感覺自己的手在輕微的發抖，他低頭彷彿看見藤蔓從地面破出纏住他的身軀，讓他幾乎退卻，想永永遠遠就這樣無知無覺一輩子下去，直到世界和他屁股底下這把椅子一同乾枯。

「人不能憑空編造知識和經歷，譬如說我如果從來沒學過微積分，我就不能教你微積分，因為我哪怕是個數學天才，從已知的加減乘除裡憑自己徒手推演、創造出了『微積分』這個概念，我將它再次命名為微積分的機率也太低了。」

「我不同意，這些命名還是有跡可循的。」

「不，如果是我的話，我有超過 80% 機率應該會命名成樂覓定理之類的。」

「……那你想怎樣？」

「我要測試，我要測試……」

「覓小弟。」

許覓抬頭，他的瞳孔裡映著他學長，世界在圓滑的角膜上扭曲，這個空間很安靜，就好像許覓本人希望的那樣安靜，他的學長看著他，而他知道對方要說什麼，他看著對方的

嘴唇上下開合，和他心裡的聲音逐漸重合。

「你瘋了。」他和他學長一起說。

許覓有時候會恍惚覺得，那好像已經是很久，久到像是上輩子的的事了。

關於鴿子、夏天和東南亞遊記。

會不會真的只是上輩子的記憶，孟婆湯喝一半撒一半，才讓好好一個小孩分不清想像與現實？又或者其實他正待在某間實驗室裡，為了解開更多人類對於人腦的好奇心，被迫生成某些根本不存在的記憶？其實他愛上的一直都是他自己？

許覓打開電腦，發動搜尋引擎找購買機票，他輸入「泰國 機票」，然後等待。

接著他又重開了幾次網頁，每次都是顯示沒有訊號，無法開啟網頁。他也去開了別的分頁，在發現網頁搜尋上的每一篇可以看到的內容，自己都已經知道了的瞬間，感覺到了毛骨悚然，彷彿一萬隻小蟲從身上爬過，他手發著抖，一再嘗試，最後砸了電腦。

許覓看著地板上破碎的筆電，深呼吸一口氣，閉上眼，專心想像它一年前剛新買的時候的樣子，然後睜開眼睛。

一台完好如新的電腦靜靜待在地上。

許覓起身把杯子扔到水槽裡，裡面堆了很多髒杯子、髒碗，太久沒洗碗的後果就是家裡已經快要沒有乾淨的餐具了，他在思考該洗掉它們還是買一些免洗餐具回來的時候，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。他甚至懶得想像這個廚房乾淨整潔的樣子，失戀的人就該這樣拉過，即使嚴格上來說許覓有點疑惑自己這樣是否能算得上失戀。

他走出來，關掉廚房和客廳的燈，手指按掉開關叭噠一聲，黑暗吞噬了空間，一室歸於寂滅。

穿過客廳，他拿起牆上的背包，走到門口。

然後他打開門，門外站著一個人。

許覓看著她，她看著許覓。

凝視過了幾秒，也有可能是一個世紀。

他知道在他的身後，穿過玄關後的客廳，客廳沙發後的壁燈，壁燈撒下的暖光，暖光鋪滿的矮几，矮几上的兩杯咖啡，甚至是咖啡杯上方暈開的氤霧，都已經在這個瞬間準備好了，彷彿從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經準備好了。

許覓知道自己是軟弱的人，假的也好，他想抱抱她。

喜歡上自己聽上去蠻好笑的，但是世上人們大多都是喜歡上別人身上的自己，或者討厭別人身上的自己。

他把門關起來，看著女孩微笑的臉消失在門後，轉身，他拖著腳步穿過玄關，回到客廳。客廳的燈不知道什麼時候開了，一片暖黃，沙發上女孩微笑著看他，手裡還端著飄著咖啡香的馬克杯。

「嗨，咖啡很香。」

君樂穿著很隨便的一條運動短褲，她彷彿意識不到任何問題，愜意地伸了懶腰，然後把修長的雙腿收回沙發上，許覓的視線隨著白皙柔軟的大腿移動，直到沙發上的絨毯代替他撫摸並阻擋了那片肌膚。

一切都很柔軟。而一切也都和許覓想像的一樣美好。世界在詭譎地浮動，許覓漂浮其中，

「君樂。」

君樂看著他，目光裡有鼓勵，安安靜靜地等待他說下去。「君樂，」許覓又喊了一次，然後說：「你是我。」

君樂短短笑了一聲：「聽你在屁。」

許覓幾乎喘不上氣，他覺得這太玄妙了，他在對抗自己的意識，他不想承認又必須承認，他得說實話，但是他很清楚人是喜歡做美夢的，他不想說話，他的淺意識、他的根本都希望他閉嘴，有些事何必面對。

「我沒有在幹話，許覓……許覓！」許覓看著女孩，嘴裡喊著自己的名字，音量逐漸增大：「你清醒一點，你沒有辦法去泰國，你一輩子都別想去了，就算你在這裡心想事成，你也不能變出根本不存在的人格！醒醒吧許覓！你沒有！女朋友！」

她的肩膀被捉著壓進了沙發裡，許覓吼完，把腦袋慢慢地埋進對方的肩窩，他們被下陷的沙發吃掉，在沙發的包覆裡融合成一顆珍珠。他用氣音說：「……你不要再反駁我了。」

君樂親親他的耳朵，然後推開他：「覓仔，你雖然從以前就很聰明，但其實真的很蠢，你這麼想去泰國的話，我再帶你去就好了。」她把矮桌上的咖啡杯塞到他手裡，自己拿起剛才匆忙放下的另一個杯子，不管許覓還在恍神，自顧自捉著對方的手碰了杯，清脆「匡」的一聲，然後杯子裡的咖啡液體變成啤酒的金黃色，她豪邁地灌了下去。

然後她說：「如果缸子裡可以是一顆腦袋的話，為什麼不能是兩顆呢？」